

一部在出版前便引起轰动的书

一张梅花图



20多年前的梅花
图演变成为今天的贪
官腐败图……

◆ 吴太尚 著 ◆

重庆出版社

◆ 吴太尚 著 ◆

张梅花图

一张梅花图

吴太尚 著

责任编辑:周英斌

封面设计:刘梁伟

技术设计:贾西贝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重庆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361 千

2001 年 6 月 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66-5358-1/I·1041

定价:25.00 元

— 张 梅 花 图

吴太尚 著

重庆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由二十多年前中国大地上流传的一个叫“梅花图”的故事而引发的长篇小说，一个由昨天的“梅花图”而演变成为一幅今天的官场“腐败图”的曲折故事……

临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高在尚，因受贿罪、包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临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几天后，当高在尚一案的卷宗送到省检察院时，高在尚的老同学、老战友、省检察长林向强，却在卷宗里惊奇地发现了一张神秘图纸——梅花图。

看着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梅花图，林向强觉得高在尚一案并未尘埃落定，而是波谲云诡、奇峰迭起。于是，他利用休假时间，对梅花图展开了秘密侦破，结果却令人触目惊心……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尽管邪恶势力一度占了上风，邪恶一方为了阻止侦破工作，绑架了林向强的女儿，并劫持一名刑侦人员，但最终还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捣毁了高在尚一手经营的黑社会组织“梅花帮”和一个个色情窝点，挖出了一批贪官污吏。

小说故事曲折，惊心动魄，读后让人感慨万千，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反腐佳作。

网友评说……

平心而论,《一张梅花图》首先吸引我的是极具诱惑力和想像空间的书名。轻启本书之时,便开始猜测本书的体裁以及故事情节。

本书会不会类似于解放初期风靡一时、悬念横生的侦破小说——《蓝色档案》,或者类似于以《一只绣花鞋》为代表的文革手抄本式的恐怖小说?

本书何以以一张梅花图命名,喻意何在?发人深思……

读罢此书,深感本书独具匠心之处,便在于以梅花图为主线,讲述高在尚作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大肆索贿收贿,并经营黑势力,强取豪夺,牟取暴利,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的过程,从而揭露了以高在尚为典型的基层腐败人物的毒害及其表现形式和内在驱动力。

我不愿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不愿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官本位的特权思想会像腐蚀剂一样侵蚀一些当官者的头脑。

金钱的欲望壅塞了一些干部的心窍,使其大肆索贿受贿,甚至为了金钱利益作黑势力的保护伞,从而掠夺社会财富。

身为公安局副局长的高在尚曾经呼风唤雨,独霸一方,与黑势力以及一小撮贪官们勾结。他肆意制造血腥,同时也为血腥所埋没。

他主宰别人,有时也为别人所主宰。

他为满足浮华的欲望而生存,也被浮华的欲望所毁灭。

《一张梅花图》绝非为取悦读者，故意把故事情节描述得惊心动魄，悬念丛生，把书名取得怪异飞扬，而是要给世人以启示与警醒。

总之，《一张梅花图》有新意，有看点，令人回味，更富有神秘色彩，不乏为反腐题材的力作之一。

(XX)

吴太尚老师的新作《一张梅花图》就要跟读者见面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该书的样稿，提前拜读了。

一年之前，我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吴太尚老师。

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长年戴着一副墨色的眼镜，一身短打扮，看上去挺有精神的。

他说他是从大巴山里走出来的，命运十分坎坷，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当过农民，作过打工仔，作过小学教师，也当过泥瓦匠。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后来终于在文学园地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在高兴之余同样在期待着他的力作！

一年的时间就要过去，在长久的期待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吴老师的《一张梅花图》，当我摆好椅子，泡好浓茶，打开台灯，翻开该书的样稿，准备通宵达旦阅读时，我的心跳加剧了，我想我将面对又一部鸿篇巨制。《一张梅花图》——我喜欢这个书名，以我的阅读经验来看，这是一个经典的惊险小说的书名。

我期待着一次惊心动魄而浪漫的精神历险。

故事时空上下 30 年，尽情演绎出“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较量，触目惊心，令人发怵，堪称“一枝独秀”。

虽然《一张梅花图》在一些方面不尽如人意，但是，我高兴地看到吴老师正向一个全能作家转变。

我相信《一张梅花图》是吴老师叙写社会生活的一次大胆尝试。我相信，他已经迈出了至关重要一步。

大巴山的儿女是勇敢的，我祝吴太尚一路走好！

(jgx-001)

小说《一张梅花图》通过各种途径炒得沸沸扬扬，赞扬者大有人在。

但是读后，我觉得小说中诸多地方有欠妥当。

小说处处悬念，“悬”而少“念”。

小说开篇埋下“定时炸弹”，但这“梅花图”中的悬念并不高明，由于高在尚被抓在先，从图中“W:180000,M:35000……”数据中，自然触类旁通地想到，这组数据可能是他受贿的佐证，更何况是藏在保险柜中的绝密东西，哪有视之不见，非得让检察长卷来复侦之理？

小说收笔时，又“画蛇添足”地加上“尾声”，一条长长的悬线就此剪断引燃，“炸弹”定时爆开释疑，仅此一洞蛀穴，几条蛀虫，令人失望，倒有些遭遇欺骗的感觉。

试想：如果作家再深挖“梅花图”的蕴意，花中藏花，图中藏图；割去篇末，着意展开花中花、图中图的奥妙……岂不是悬念首尾呼应，游刃有余吗？

作者推敲，但“推”而少“敲”。

故事中，高在尚狱中服刑，凭什么要给他“如此”优待？

林晓玲被绑架当夜，吴玉兰让女儿下楼拿东西，作为母亲不可能如此糊涂。

林向强用现金赎女儿，狄海藻身为梅花帮老二，脑筋不会那么简单，明知便衣警察在场，还冒然同林向强交易。

高在尚唆使狄海藻开车撞死公安局长包天清，既然有省上

来的高级警官，他又凭什么伎俩瞒天过海？

笔触细腻，但“细”到发“腻”。

小说中，作家大肆奢侈笔墨，语言喋喋不休，几乎对每个人物都刻意写清他的来龙去脉。

人物对话，乐天明在乐都大酒店被劫，肖德胜与狄海娟的恋爱经过等，叙述累赘冗长，让人发“腻”。

亦是读后感真言，只得有话不好说了。

(Xiang Lin)



1

这是公元 2000 年 8 月 29 日，夜。

月牙儿神秘地耕耘在寂静的夜空。

在 H 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办公室里，省检察长林向强正在思索着一个棘手的问题，突然，咚咚咚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他抬头一看，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检察人员，面孔很陌生。

“请进。”林向强向他点点头。

陌生人走到办公桌旁，面带一丝微笑地伸出右手，显然是要与林向强握手。林向强立即站起来与他握手。

“你好，林检察长。”陌生人说，“我是临江市检察院法纪检察科的小姜，是赵检察长特地派来的，把市公安局副局长高在尚一案的卷宗给你送来。”

说完，从腋窝里取下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子，郑重地交在林向强的手上。

“你坐吧，小姜。”林向强对他笑道。

“不坐了，林检察长，我还有一件私事要去办，争取早点赶回去上下午的班。”小姜满脸微笑。



一 张 梅 花 图

“那你喝口水吧。”

“不，谢谢了。林检察长，再见。”

小姜走了。

林向强坐下来，怀着好奇而沉重的心情，打开了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高在尚受贿案的厚厚卷宗，一页一页地认真看起来。从案发始因，到逮捕经过；从搜查家里，到进行审问的文字记录，林向强连一个字，甚至连一个标点，也没放过。

看得最仔细的，要算其中的人证物证了，因为这是高在尚违法乱纪的有力证据，没有这些证据，临江市检察院反贪局是不敢动他一根毫毛的。

突然，林向强一惊，眼睛陡地睁大了，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卷宗出神。

他看到了什么？

原来，他看到了一张神秘的梅花图。

梅花图的左下角，有一段文字，说这是在高在尚家里的保险柜里搜出的，用一只大号信封装着，办案人员不知其意，顺便收入卷宗。

这张梅花图，对于林向强来说，虽然谈不上深知其意，但至少可以说略知一二，因为有关梅花图的故事，一直清晰地印在他的脑子里，现在一见到它，他就自然地想起那个遥远的故事，那个令人恐怖的故事，那个极其神秘的故事，那个仿佛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山伯爵》的故事。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林向强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脑子里充满了各种



各样的幻想。他跟那个年龄的许多少年一样，最喜欢听人讲故事。那时候，老师是不会轻易讲故事的，害怕祸从口出。他们除了生硬死板地教书外，再就是鼓励学生们加入红卫兵红小兵组织。

好在林向强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张爷爷，从而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张爷爷快七十岁了，长着一张充满生气的面孔，一副鹤发童颜模样，有着红润的面颊，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智慧的前额，一撮灰白色的山羊胡子。他显得很精神，也很有个性，不是那种普通老头儿，就像伏尔泰和堂吉诃德。他爱揶揄人，满脸忧郁，神气鄙夷，有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派头，也有幽默家的语言，但显得有点疯疯癫癫。

张爷爷每次讲故事时，下巴上那撮山羊胡子就颤动不已，叫人看了很好笑，但没有一个孩子笑。即使有孩子想笑，也不敢笑出声。这是一种礼貌和尊敬的表现，因为张爷爷是村里的大文人，解放前读过好几年私塾。在孩子们眼里，他不仅是个故事大王，还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好像他们的老师也远远不及他。

每到有月光的夜晚，孩子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跑到张爷爷的院子，嚷着要他讲故事。张爷爷从不拒绝，而且兴趣颇高。于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便从他嘴里，像河水那样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什么“头悬梁、锥刺股”，什么“岳母刺字”，什么“武松打虎”，什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好多好多呢。

但对于林向强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梅花图的故事。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天黑得吓人，伸手不见五指，风也刮得吓人，呜呜呜地，如鬼哭狼嚎。



——这就是梅花图故事的开头，开初就给人一种恐怖感。

张爷爷接着往下讲——

就在这天夜里，一位在省里被罢了官，又被人踢了几脚，批倒批臭的老干部，被人紧紧地蒙住眼睛，往一座深山老林里押。听说这老干部官很大，大概是省长。老省长不知道自己要被押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晚，只有老老实实地被人用绳子牵着走，绳子是系在他脖子上的，有拇指那么粗，好像是麻绳。他感到前面牵他的人和后面押他的人都很凶，不时对他怒喝着，一旦他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他们就拳打脚踢，把他拉起来，又走。

那座深山老林里有一座破庙，庙里住着一老一少两个人。老的是个老太婆，小的是个少年郎。老太婆约莫七十多岁，白发驼背，满脸皱纹，但长着一双发亮的眼睛，那眼睛总是像狼那样闪着绿森森的光，叫人一看就毛骨悚然。而那少年郎也长得奇形怪状，他最多只有十五岁，身材粗壮，双腿短小，脑袋硕大，像个侏儒。

半夜三更的时候，老省长被人押到了这座破庙里。

老太婆赶忙上前迎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把老省长引到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然后轻轻解开缠绕在他眼睛上的黑布条。

老省长知道自己要看到光明了，心里十分高兴，忍不住感激地说：“谢谢你了，同志。”

老太婆冷冷地说：“不用谢。”

那个少年郎则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老太婆手上麻利的动作。她快要解完时，同样冷冷地说：“老头儿，你就在



这里睡吧，只要你能活到明天早晨，就算你的命长。如果活不到明天早晨，就说明你命短。”

说完，老太婆拉着少年郎随声隐去，融进了黑暗之中，“吱”地一声，一道木门被关上了。老省长反应还算敏捷，立即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你们要搞什么鬼明堂？”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

老省长以为是自己的幻觉，赶忙揉揉双眼，想把刚才说话的那个老太婆找到，但他连一个人影也没看到。

这就怪了！

这是什么地方呢？

老省长定睛细看，不由倒抽一口冷气，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头皮一阵发紧，又一阵发麻，心脏狂跳起来，好像要跳出胸膛。

他发现这是一个寺庙的大殿堂，黑黝黝的，没有释迦佛祖，也没有观世音和阿弥陀佛，更没有袅袅香火。惟一有的，是一张破桌子，靠在一堵乌黑的墙壁上，桌上燃着半截蜡烛，放着一盒火柴。桌子的旁边，有一团乱草和一张破席子。显然，这里曾住过人。

老省长离那团乱草不远，能清晰地闻到乱草和席子发出的阵阵恶臭，那是一种令人发呕的尿味屎味和霉味。

老省长觉得这里充满了神秘色彩，便拖着有些沉重的步子，向桌边走去。他想举起蜡烛，认真地看看这间屋子里到底有什么鬼明堂，因为那一老一少说得太恐怖了。

他举起蜡烛，沿着墙壁走了一圈，可是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倒是发现这墙壁被香火熏得很黑，这曾经是一座非常热闹的寺庙，整天香火不断，求神拜佛的人络绎不绝。他还发现，这间大殿堂没有一扇窗子。怪不得没有一丝风，蜡烛会静静地燃烧。他眉头一皱，觉得不对，这么大一间殿堂，怎么会没有窗子呢？于是，他绕着墙壁又走了一圈。他这才发现这间殿堂原是有窗子的，现在已被用人用砖石和水泥密封了。他想，这样做，也许是担心被关在这里的人逃跑吧。

老省长回到桌边，将蜡烛放在桌子上，准备躺在那张破席子上睡一觉。走那么远的山路，他实在是有点儿困了，特别是双腿，好像灌满了铅。

他正要去铺席子躺下时，目光陡然一亮，看到了桌上的抽屉。完全是出于好奇和本能，他拉开了抽屉，想看看有什么吃的没有，他肚子有点饿了，咕咕咕地直叫。

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只有两根蜡烛。不，准确地说，是两个半截，都只有香烟那么长。蜡烛旁边，放着一个发黄的本子，封皮上用毛笔写着这样几个字：

老省长不看这几个字也就算了，可是现在看了却被吓了一大跳，身子不由颤抖起来，什么后果呢？这后果严不严重？

由此看来，这个本子里的内容非看不可了，因为否则后果自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如果你不看，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实在是恐怖。



不过也有点儿神秘。

老省长沉思片刻，伸出了颤抖的右手，将本子小心翼翼地拿出来，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他不敢翻开，眉头紧蹙，久久地看着那几个字出神。他觉得这本子不是本子，而是一枚炸弹，只要他一翻开，就会“轰”的一声爆炸，将他炸得粉身碎骨。

犹豫一阵后，老省长终于鼓足勇气打开了那个本子，只见上面全是清晰的文字，也是用毛笔写的。文字虽然谈不上工整、美丽，但却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的，不潦草，也不马虎。老省长认真地看起来——

亲爱的客人：

你好！

说实话，我真不想把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告诉你。但为了使你不步前面那些死难者的后尘，有坚定的战胜恐怖和战胜死亡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我还是决定把它讲给你听，并希望你一定战胜它，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家人。

同志，你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一座寺庙的正殿。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好好的，正殿中央，是三座古色古香的青石雕像，中间一座最大，是释迦佛祖，两边分别是观世音和阿弥陀佛。雕刻得特别精致，造型生动，肃穆之中给人一种亲切之感。这里还有一个同样亲切的僧人。那时候，这里整天香火不断，求神拜佛的人特别多。可是在一夜之间，这里就被人毁了，是被一群造反



派和红卫兵毁了的，说是要破四旧。他们把雕像推倒，又砸得粉碎，然后搬走扔到山脚下。经过这么一折腾，原来好好的寺庙，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了。

我是逼迫来到这里的，原因是我那当公社书记的儿子，他被造反派打死了，造反派还没收了我家的房子。从此，我们无家可归。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和老伴带着孙子和孙女，逃进了这座深山老林，原本是打算找一个山洞居住，意外之中却发现了这座残寺，我们就住了进来。一连住了七天，我们没发现什么奇异现象，一切都很正常。可是第八天就有点奇怪了。那天晚上的子夜时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且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雷电交加，把我们全家人都惊醒了。我们感到十分害怕，好像世界末日到了。尤其是我的孙儿孙女，害怕得全身发抖，一个劲儿地往我们两个大人的怀里钻。

我们当时就睡在这张桌子旁边的角落里。大约一个小时后，老伴儿发出一声凄厉尖叫，我赶忙睁开眼睛，想看看老伴儿为何尖叫。天啊，我却看到了最奇怪最恐怖的东西。

一道闪电从屋中划过，接着就是一片红光，血一样的红光。红光过后，我对面的墙壁上，像地狱打开了天窗。突然一个龇牙咧嘴的红发老头，腾地一声跳了进来。他满脸红光，眼如灯笼，嘴里发出一声声怪叫，正摇摇晃晃地向我们走来。在他的身后，那扇窗……

“啊——”